

# 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行（八）

高振宏\*

在南宋時期，有關奉持摩利支天的記載最著名的就是隆祐太后得摩利支天護持、安然遷抵南方，因此在奉獻天母像於永祚禪寺，南宋僧人志磐（約一一九五—一二七四）的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七〈法運通塞志〉中詳細敘述了此一事件：

建炎元年（一一二七），上駐蹕維揚。初，隆祐太后孟氏，將去國南嚮，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。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，及定都吳門，念天母冥護之德，乃以天母像奉安於西湖中天竺，刻石以紀事。……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，誦滿十萬遍佛言。此天常行日月前，日月所不能見，我因知此天名，得免一切厄難。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，卷二〇三五，頁四二三中）

奉持摩利支天，便可獲得護佑。待隆祐太后安全南渡後，便將宮廷內的摩利支天母像捐賜於中天竺永祚禪寺。此一事件頗為有名，在潛說友（一二二六—一二七七）的《咸淳臨安志》「中竺（中天竺）天寧萬壽永祚禪寺」一條提到：

開皇十七年（五九七），千歲寶掌禪師從西土來此山入定，建立道場。按太平興國元年（九七六），錢氏建寺，舊為崇壽院；政和四年（一一一四）改賜今額。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感應，因命增廣殿宇，以禁中所奉佛像賜焉。有感應事跡刊於寺。

隆祐太后孟氏因將前往南方，擔心路途遭逢險難，因此前往道場（應為佛教道場）求助，有僧人指點誠心

永祚禪寺在元明二代曾毀壞、重建，但此一事件在明人所編的《武林梵刹志》、《金陵梵刹志》及清代的《法淨寺志》都還提到此事。雖然這可能是編纂寺院志、承襲先前資料之故，但隆祐太后為宋高宗趙構所尊，並以親母之禮祀奉，因此隆祐太后此舉在當時應有相當

的影響力。且南宋初有許多因神祇福祐而安順南渡的事蹟，但與隆祐太后南渡有關的僅有江西贛州聖濟廟和吉安縣石材廟，佛教的僅有此摩利支天母像此一事件而已。且在《佛祖統紀》中不稱摩利支天爲「菩薩」，而稱「天母」，固然可是因其天女造型而有此稱，但此一稱呼或許是成爲後來道教吸納摩利支天的橋樑，此點容後再論。在《佛祖統紀》此條下，志磐還錄了兩條資料：

（建炎）二年三月（一一二八），唐州（今河南省泌陽縣）泌陽尉李珏遇北虜入寇，挾一僕單騎走，夜匿道旁空舍。聞車過聲，遣僕問：「唐州賊何在？」見車中人長丈餘、面藍色，驚而返。珏即乘馬追及之，前致敬曰：「珏避寇至此，敢問車中何所載？」其人曰：「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，天曹定籍，汝是李珏，亦其數也。」珏大怖告曰：「何法可免？願賜指教。」人曰：「能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，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，則死籍可銷，可免兵戈之厄。」珏方拜謝，駕車者疾馳而去。自是不輟誦持，轉以教人，皆得免難。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，卷二〇三五，頁四二三下）

此處所錄的李珏故事可說是《金光明經照解》相州人故事的翻版，只是有具體的人名，而經改爲咒，缺少了「群豬繞之」的元素<sup>4</sup>。而文末說「轉以教人，皆得免難」，雖然是具有宣教的企圖，但或多或少也反映，因爲戰亂之故而擴大了摩利支天經、咒的流行。類似故事也見於金代元好問（一一九〇—一二五七）的《續夷堅志》中的「摩利支天咒」條：

忻州（今山西省）劉軍判，貞祐初（一二一三二〇三五，頁四二三下）

宋朝）天息災本呪法最多，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，雖未聞行其法者，而菩薩之緣已開，先於此時矣。當高宗之南渡也，隆祐受教大德，獲奉像之應；李珏請命神人，致稱名之功。至矣哉！威德悲願，殆與圓通大士俱不思議。釋迦自云：「我因知此天名，得免一切厄難。」信菩薩遠本，又在釋迦之先也。今茲中原多故，兵革未銷。士夫民庶有能，若終身、若全家，行此解厄至簡之法，吾見天母之能，大濟於人也。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，卷二〇三五，頁四二三下）

呪，及州陷，二十五口俱免兵禍。獨一奴不信，迫圍城，始誦之，被虜四五日，亦逃歸。南渡後，居永甯，即施此呪。文士薛曼卿記其事。<sup>5</sup>

從上述的幾則靈驗故事來看，都具有共同的元素——誦讀摩利支天經呪可以避免兵禍，這或許算是其「日中不見」的隱形特質的發揮。而值得留意的是，不論是相州人、隆祐太后或劉君判，都可發現摩利支經典有由北往南傳播的情況，這當然可能與記載的文人出身背景有關，但如果對比洪邁的《夷堅志》，其中幾乎不見

奉持摩利支天呪的紀錄，那麼多少能顯示，摩利支天經較早是在北方流行，南方並不盛行，是隨著兵亂、南渡士人才在南方傳播開來了，這或許也側面說明了何以到了元代，道教才吸納摩利支天信仰。

此外，在志磬最後的考述中提到，摩利支天經曾經菩提流支、阿地瞿多、不空等三次翻譯，已開啟了持奉摩利支天菩薩的因緣，到宋代時天息災又再譯，收羅了最多的經咒，雖然太平興國三年太宗曾御製《新譯三藏聖教序》<sup>6</sup>，但當時流傳還不廣，少有聽聞持誦其法者。一直到隆祐太后、李珏持奉有應，才較為人所知。所以志磬藉此鼓吹士人庶民廣修其法，以得消災避禍之

功。志磬的說明除了可回應上述摩利支天經呪由北南傳的推測外，如其說可信，那麼天息災譯本是不是在宋代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是值得在考慮的？如從本節所舉諸例，宋元時期仍採「摩利支」之稱，而非「摩里支」，那麼筆者有一推測：是否宋人所奉持的摩利支天經呪仍是唐本，但圖像部分則是兼用天女與變相（三面多臂）兩型，而變相的圖稿未必就一定是依天息災本創稿，而是在五代或宋初就已出現類似概念的圖像流傳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1. 見潛說友纂修：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八十，《宋元方志叢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），頁四〇九二—一二〇九二—一二九八。相關記載亦見周密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九八）《武林舊事》卷五〈湖山勝槩〉「三天竺」條，但所述較簡，其云：「（中天竺三天寧萬壽永祚禪寺）隋開皇子歲寶掌和尚開山建寺，吳越時名崇壽院，政和中改賜今名，有摩利支天天像、華嚴閣、如意泉。」
2. 據《宋史》所載：「帝（趙構）事太后極孝，雖帷帳皆親視；或得時果，必先獻太后，然後敢嘗。……紹興五年（應為元年）春，患風疾，帝旦暮不離左右，衣弗解帶者連夕。」

3. 分見宋濂：〈贛州聖濟廟靈跡碑〉：「建炎三年（一一二九），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贑，金人深入，至造水，髡髮睹神擁陰兵甚眾，乃旋。」（頁二上）和宋人羅大經：《鶴林玉露》甲編卷三「幸不幸」：「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，隆祐太后避虜，御舟泊廟下。一夕，夢神告曰：『速行，虜至矣！』太后驚寤，即命發舟指章貢。虜果躡其後，追至造口，不及而還。事定，特封廟神剛應侯。」（頁四十七）。

4. 這個「群豬繞之」的元素正好可以跟後期摩利支天形象中的「坐金色豬」、「群豬圍繞」相應，但在《金光明經照解》中，「群豬」所繞之車是載運生死籍簿，未必與摩利支天直接的關聯，且宗曉是在天息災之後，無法確定是否他有意將群豬的元素加入摩利支天的靈驗故事中，但若對比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中一行與北斗七星故事中的斗星與群豬連結，這是摩利支天敘事中明確與群豬的連結。某種角度來說，隆祐太后的天母和《金光明經照解》中的靈驗故事可說是摩利支天與斗姆（星、豬）連結的橋樑，到明人陸粲《庚巳編》中所錄的「徐武功」故事，則是結合了斗姆與摩利支天的兩種元素，反映了明代摩利支天與斗姆概念結合的情況。

5. 金·元好問：《續夷堅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五），頁二十六。

6. 李玉珉對《佛祖統紀》中「仁宗親製〈聖教序〉以冠其首」作了仔細的辨析，指出宋仁宗在位時，天息災已經亡歿。依宋僧祖琇撰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和元僧念常集《佛祖歷代通載》的記述，此〈聖教序〉應為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御製的〈新譯三藏聖教序〉，且此一〈聖教序〉係放置在天息災所有譯經之首，非獨厚《大摩里支天經》。可參〈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十一卷第四期，頁十五—十六。

## 佛教動畫電影《翻閱歎異抄》即將在台上映

日本佛學名著《歎異抄》首度登上大銀幕！《歎異抄》的經典名句：「連好人都能獲得救贖，更何況是壞人呢？」（善人なおもつて往生を遂ぐ、いわんや惡人をや）廣為人知。繼前作《人為什麼活著：蓮如上人與吉崎大火》在日本上映締造突破十五萬觀影人次的紀錄，續作《翻閱歎異抄》故事敘述為人生所苦的青年唯圓（增田俊樹配音）遇見了親鸞聖人（石坂浩二配音）後，了解到喪禮不是佛教的目的，讓人知道幸福生活的方法才是佛教的宗旨。《翻閱歎異抄》

十一月十日（五），即將在台上映。